

(上接8月31日03版)

## 萨尔茨堡音乐节

创立于1920年的萨尔茨堡音乐节可以说是世界上水准最高,最负盛名的音乐节(没有之一),而这一切,恰恰与这座城市的两位天才儿子有关——音乐节设立的初衷是为了演奏莫扎特的作品,而真正让这个节日变得声名鹊起的,正是他的另一位音乐天才儿子——卡拉扬,他曾经亲临指挥并指挥萨尔茨堡音乐节30多年,1957年他在萨尔茨堡还创办了“萨尔茨堡复活节音乐节”,1967年以后他成为该音乐节的领导人,每年卡拉扬都会在复活节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家乡,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做专场演出——如果用一句话来准确表述卡拉扬和萨尔茨堡音乐节的关系,应该这样说:卡拉扬是萨尔茨堡音乐节的最重要的指挥和萨尔茨堡复活节的创始人!

我们通常所讲的萨尔茨堡音乐节,在今天的表述应当是萨尔茨堡夏季音乐节,除此之外,萨尔茨堡还举办“冬季萨尔茨堡音乐节(专门演奏莫扎特作品)”、“萨尔茨堡复活节音乐节”、“萨尔茨堡圣灵降临音乐节”以及“爵士之秋音乐节”,听到这一系列响亮的名字,你一定会有一种由衷的感慨,这真是一座真正的音乐之城啊!是的,如果我们不谈音乐,我们怎么谈萨尔茨堡;如果我们谈音乐,我们怎么能不谈萨尔茨堡。

对于萨尔茨堡而言,音乐不光意味着荣誉与名气,音乐还为此这个人口只有15万的小城每年带来了上千万人次的音乐游客和数十亿欧元的门票收入。而且音乐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有不断增强的趋势。而游客的来源更是高达60多个国家,可以说萨尔茨堡现在真正的支柱产业是两个字“音乐”。

这座因音乐而兴的城市当然不会忘记他那位音乐天才的儿子。同纪念莫扎特一样,在卡拉扬去世后,除了将他的墓地安葬于他晚年居住过的安尼夫小镇(Anif)外(距市中心不远),还将市里卡拉扬的指挥姿势的房子开辟为卡拉扬纪念馆,并将不远处的广场命名为卡拉扬广场。纪念馆里有座卡拉扬的全身雕塑,这座雕塑将卡拉扬的指挥姿势定格,让我们能永远的欣赏这位指挥帝王的风采——一座城市的格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记住什么事,纪念什么人。走遍萨尔茨堡,你会发现这座真正的音乐之城,真正牢牢记住的是两个人,莫扎特和卡拉扬——两个最值得被这座城市记忆的人。这两个人是伟大的,伟大得有些沉重,可萨尔茨堡这座城市本身,却是一座十分欢快的城市。这种快乐不仅仅得益于这座城市的空间调性,也得益于一部非常欢快的电影《音乐之声》,正是这部电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阅读萨尔茨堡的最好的方式。

我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影迷,而且是有点专业的那种。尽管工作很忙,也还是利用各种可能利用的时间看了很多电影。而在所有的电影中,重复看过的次数最多的,绝对是这部《音乐之声》。具体多少遍我记不清了,应该不会到30遍。但据说如果把看过这部电影30遍以上的影迷名字记录下来,可以形成一本厚厚的册子。但更猛的还有这样几个记录:在洛杉矶(Los Angeles),一位妇女看了58遍电影;在波多黎各(Puerto Rico),一位船员看了77遍;在英国威尔士(Welsh),一位77岁的老奶奶创下了世界吉尼斯纪录——她已经看过940遍《音乐之声》了。请注意,以上的记录中,他们看的可是电影院里的电影,而不像我们看碟那样方便。所以说在影迷的心目中,《音乐之声》是一部真正的传奇。

## 《音乐之声》以及以外的传奇

我们现在常说一个词叫正能量,而如果选一部电影作为正能量电影的代表的话,那么绝对应该是《音乐之声》。一部影片,将亲情、爱情、善良、美好、纯真以及爱国与正义融为一体,并用一种极流畅的方式表达出来,优美的音乐与秀丽的美景完美结合。首首是经典,处处是地标——如此美好的电影,确实是人类不可多得的财富之一。这部电影于1965年公映,在1966年获得了奥斯卡奖的10项提名,并最终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配乐、最佳音效和最佳剪辑五项大奖,并且被好莱坞的电影评论家、《时代周刊》以及民意投票一致选为“美国最受欢迎的十大影片之一”——“它是电影中完美精品,它恢复了人们对于美国电影的信心”。

由于大家一定都看过这部电影,所以对其故事不用多说,我这里要说的两件事:一是故事的真实性,二是取景的真实性。

故事的真实性要从两个字“舰长”说起——男主角吹着哨子来管理孩子的镜头,大家一定都记得,而且我们都知道对他的称呼是“舰长”,当时我本能的第一个想法是:奥地利这个内陆国根本没有海军,这个舰长又是从何谈起的?后来翻了几本资料才知道:《音乐之声》是一名王牌舰长真实的传奇故事。

《音乐之声》公映并成名后,由英国人朱丽·安德鲁斯(Julie Andrews)所饰演的女主角玛丽亚修女(Maria)迅速成为影迷心目中的“最理想的妻子、母亲和女儿”。相形之下,由加拿大人克里斯托弗·普鲁默(Christopher Plummer)所饰演的男主角“舰长”冯·特拉普少校(Captain Von Trapp)则显得逊色得多。其实,这位舰长要比他的传奇妻子更为传奇。他是一名真正的舰长,不是现在奥地利的,而是当年的奥匈帝国的——一战时的奥



匈帝国也是一个陆上国家,其唯一的海岸线位于半封闭的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对于这段不太长的海岸线,奥匈帝国采取了一种正确的保卫策略,不是发展大型水面舰艇,而是发展了一支精干的潜艇部队,并且这样一支规模极小的潜艇部队,震慑了强大的敌人,这堪称世界海战史上的经典一页。

规模极小是多小呢?开战时只有6艘,整个战争期间也只有27艘先后投入战场,还不如德国的一个U型艇队的潜艇数量多。但就是这支极小的海军,却创造了极佳的战绩,连续击沉击伤多艘法国主力舰,迫使本打算横扫亚得里亚海的法国海军作出重大战略调整,再也不派遣大型军舰进入这片海域,并且还重创这一海域的另一个主人意大利海军,打破其锋锐,以一支极小规模潜艇舰队出入地中海,严重威胁协约国的海上运输线,并且绝对保障了奥匈帝国的自身海岸线的安全。

如此奇迹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呢?那是因为这支部队虽然数量不占优势,装备质量也不占优势,但是其人员素质却绝对是最优的。——在奥匈帝国的军队中,海军的素质绝对高于陆军,而在整个海军中,潜艇部队的素质又是优中之优。正是这种高素质的人才优势才弥补了他们装备数量和质量的劣势,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而作为这支部队的灵魂——潜艇的艇长们,更是奥匈帝国的男人们中的绝对的精英,其代表人物叫做格奥尔格·冯·特拉普骑士,这也就是《音乐之声》男主角的真正原型。

特拉普少校1884年出生于达尔马提亚王国的扎拉,他来自于一个海军世家,所以名字中才有一个“冯”,14岁入军校,20岁被分到一艘叫“玛丽亚·特蕾莎(Maria Theresia)女皇和女王”装甲巡洋舰见习,期间他还随这艘军舰加入了八国联军攻打咱们天津的大沽炮台的战斗,并在战斗中“表现勇敢”,——所以,这位可爱而传奇的舰长对于咱们中国人而言,真不能叫做好朋友。回国后,特拉普开始学习鱼雷和潜艇,在此期间他迷上了两件事物:一是潜艇和鱼雷,二是鱼雷发明者罗伯特·怀特黑德(Robert Whitehead)的孙女,这个女孩叫阿加特·怀特黑德(Agathe Whitehead)。

1910年,特拉普晋升上尉,此后他得到了他最着迷的两个东西——他被任命为Vb-6艇的艇长,而这艘艇的名字叫做阿加特。两年后,他就真的娶了阿加特。他们婚后感情是十分融洽——否则也不会一共生育七个子女。而正是这七个子女的问题才引发出了《音乐之声》的故事。在一战期间,特拉普共指挥过三艘潜艇,共出击19次,击沉一艘装甲巡洋舰和一艘潜艇,并击沉了总吨位达到45669吨的11艘商船,其中包括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货轮之一——意大利的米诺拉号,靠着这一系列辉煌的战绩,特拉普成为了奥匈帝国的头号王牌,并获得骑士级玛丽亚·特蕾莎勋章(Military Order of Maria Theresia)。

但战争的胜负不是一两个精英就可以决定的,在一战中战败的奥匈帝国土崩瓦解,同时特拉普舰长又遭到另外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的爱妻阿加特因患猩红热而去世,留给他七个还未成年的孩子。1924年,特拉普离开他们原来居住的伤心地举家迁到了萨尔茨堡的一处乡间别墅,在这里,他开始试着管理他的七个孩子,于是在生活中出现了在电影中展示过的真实一幕:他不得不集合哨来管理他的孩子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有了后面的《音乐之声》的典故。所以,这个极具正能量的故事是绝对真实的。当然,电影还是进行过艺术化的处理;事实上,他们的感情发展并没有那么快,他们是相处了几年后,并在孩子们的大力促成下,1927年11月26日,47岁的特拉普娶了22岁的玛丽亚,婚后,他们又生育了三个孩子。

在此后的30年代初,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爆发,当然也波及到了奥地利,于是为了生活所计,特拉普夫妇开始带着十个孩子出外演

## 萨尔茨堡!!!

■ 李忠 华高莱斯国际地产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出。由于全家人的音乐修养十分良好——当然这在奥地利也不稀奇,于是他们的演出大为成功,并于1937年开始游历欧洲多个国家进行巡演。所以说,与电影中的表现有所不同的是,特拉普一家的演出不是业余级的,而是专业级的,至少,也是商业性的。事实上,在这一时期,音乐之声一家已经成名。

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像特拉普这样的王牌艇长当然是他们最需要的人,所以才像电影中所演的那样,让他到德国的基尔军港报到,并继续担任海军军官。可是与那些愿意加入德国的奥地利人不同,特拉普反感纳粹德国,并决定举家逃离。离开祖国时,特拉普特意把一面奥匈帝国的海军军旗放进了行李箱,这是他在战争后一次升旗仪式中特意保存下来的,以此纪念他曾经辉煌的战斗岁月。

经历了一系列的惊险旅程,特拉普一家最后辗转到了美国佛蒙特州(Vermont)的格林山(Green Mountains),并于1947年去世,享年67岁,玛丽亚于1987年去世(玛丽亚·奥古斯塔·库彻拉(Maria Augusta Kutschera,1905.1.26—1987.3.28)),享年82岁。特拉普去世不久,美国百老汇根据玛丽亚的回忆录改编了一部音乐剧,名字叫做《音乐之声》。如果我们现在到美国佛蒙特州的斯特乌,还能看到一个大大的萨尔茨堡风格的农庄,这个农庄就是特拉普一家于1941年买下来的。为什么他们这样有钱呢?因为这家人来到美国后也同样周游了美国各地,举办音乐会,并受到了狂热的欢迎。你现在只要看看这个大农庄,你就知道这一家人当年的演出有多么的成功。现在这里有一家著名的“特拉普家族旅馆”(Trapp Family Lodge),由玛丽亚最小的孩子约翰内斯特·冯·特拉普管理。

说完了这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再说一说这个电影本身的三件事。一是导演罗伯特·怀斯(Robert Wise),这可是一个极有水平的导演,他的另外一个大作可是《西区故事》。二是演员,男女主角不必说,就连这个戏里其他的演员,也多数都是因为这部戏而被人们记住。比如在2013年的12月9日,好莱坞的老牌影星,埃琳诺·帕克(Eleanor Parker)去世了,享年91岁,她是好莱坞黄金时代的见证者,曾被三度提名奥斯卡影后——我说了半天,是不是你还不知道她是谁?其实她就是《音乐之声》里的那个埃尔莎·施瑞德男爵夫人,这样一说所有的中国影迷就都知道了。第三,当然是电影中的音乐——从主题曲《音乐之声》到《孤独的牧羊人》再到《哆来咪》还有《晚安,再见!》,都是电影音乐上的绝对经典——一部电影中能贡献如此之多的经典音乐的,在电影史上绝无仅有!可是,这些乐曲并非奥地利音乐家所作,其词曲作者都是两个真正的美国人——作曲家理查德·罗德斯坦(Richard Rodgers),词作者是奥斯卡·汉默斯坦二世(Oscar Hammerstein II)。这两个人都是真正的音乐天才,更难得的是他们二人珠联璧合的合作,他们的作品是美国音乐剧发展中的绝对里程碑,著名的作品有《俄克拉荷马》、《南太平洋》以及《国王与我》,还有《灰姑娘》。而他们最成功的合作是他们的最后一部作品,《音乐之声》也就是《特拉普家庭合唱团》,该剧于1959年在百老汇上演,首演8个月,汉默斯坦就因为癌症离开人世。而其中的那支绝唱《雪绒花》,也就成了这对音乐天才最后一部合作作品。所以,当我们如此热爱《音乐之声》这部极其美好的音乐电影时,我们一定不能不要忘了这对百老汇黄金时代的音乐天才。

这里顺便说一下《雪绒花》。首先,这首歌并非如很多人想象那样在奥地利脍炙人口,相反,奥地利人并不怎么喜欢这首歌——只是他们认为他们喜欢而已。其次,奥地利人真正喜欢的是雪绒花本身,这是奥地利的国花,它的正式名字叫做火绒草,共有40个品种,生长于阿尔卑斯山一带,由于其生长区域在海拔1700米以上,并且多生长于岩石表面,又非常少有,所以只有勇敢者才能看得到

这种花,而且,如果一个男人肯为一个女孩献上一束雪绒花,那至少表明了两件事:一,他是一个勇敢的男人,二,他为了爱你,甘愿去高山冒险。所以在奥地利,雪绒花被赋予了更多精神内涵,并且认为见过雪融花的就是英雄。雪绒花到底什么样呢?其实挺小的,植株大概不到10厘米高,花是白色的,完全开放也就两厘米,可以说这种叫Edelweiss的雪绒花花不大,名气很响——其实,在咱们中国,你要想看看雪绒花挺容易的,大可不必到阿尔卑斯山,只要去一趟河北蔚县就可以了,那里有一种草,老百姓就叫火绒草,过去没什么用,牲口也不爱吃,花也不觉得怎么好看。可是后来一查档案,才知道这是咱们亚洲极少分布的“雪绒花”——人家在阿尔卑斯山还有兄弟呢!这下不得了,当地政府开始严加保护,连原来的蒙古包也搬走了,专门划出了雪绒花保护区,并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旅游项目。所以,咱们的蔚县成了除了奥地利之外的另一个“雪绒花之乡”。

电影的真实性讲完后,现在该说说场景的真实性了——我不止听一个人讲过这样的话,说《音乐之声》是城市形象宣传片的最佳案例之一,其实我想说,这是客观结果,而绝不是主观动因。事实上,这部电影当时的拍摄只是为了把那部音乐剧搬上银幕,并非为了宣传萨尔茨堡,甚至在当时,这部电影在奥地利并不出名,但当看到这部电影风靡全球的时候,奥地利开始借用这部电影来宣传自己的国家,这里首当其冲的当然是萨尔茨堡——因为如果你不愿了解我所讲的艇长的故事,也对音乐不太欣赏的话,那你只看这部电影的取景,也是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影片中童话般的湖光山色和梦幻般的古堡教堂均取自萨尔茨堡。而且更难得的是由于环境和旧城保护得极好,所以你现在再到这些取景地,依然和电影中展示的,没有丝毫区别。于是,生意来了,现在所有的游客到萨尔茨堡去,除莫扎特之旅外的第二条经典旅游线路便是《音乐之声》之旅。全程共四个小时,共分七站,米拉贝尔公园,玻璃屋,吉尔布伦伦,特拉普之家,诺贝尔修道院,圣吉尔冈和沃夫冈湖,还有蒙特湖的婚礼教堂。对于那些将《音乐之声》看了N遍的影迷而言,上述的取景点不用加任何说明,都可以与电影中的情节一一对照,所以如果你在萨尔茨堡旅游过,你就会发现这个游人如织的城市中,总有那么几个景点,在那里停留拍照的人特别多,而这些地方一定就是在《音乐之声》中拍摄过的,比如那座莫扎特小桥,还有饮马池,都因为女主人公在那里走过而出名。最好玩的当属两个地方,一个是玛丽亚原来呆过的那个诺贝尔修道院,去到那里很多人愿意去拍摄那些修女们,想从中找到玛丽亚的影子,当然,作为一个旅游景点,这个修道院也很配合,其中你还可以去拜访一位年轻的修女,她知道以前的玛丽亚,并可以讲讲她的故事;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玻璃屋了,有两首好听的歌——“sixteen going on seventeen”和“Something Good”都是在其中拍摄的。现在这个玻璃屋放在海布伦宫,这个玻璃花房是按照电影中的样式重建的,吸引了大量游客拍照,但只可拍照,不可进入。打听了一下才知道,过去这个玻璃屋曾经开放过,可是有许多影迷由于对电影中的情节记忆过于深刻,所以进了屋子不止是要拍照,还要象影片中的男孩子女孩一样,在椅子上跳来跳去。但那段椅子间的间距实在不小,于是很多人都没有跳过去,还为此受了伤。后来为了安全考虑,也就不再开放了。事实上,这些受伤的游客并不知道,当年为了拍这段镜头,那个女演员查尔敏·卡尔(Charmin Carr)也曾同样受过伤,后来是在脚踝上打着绷带拍完的。

当然,即使你不去参加《音乐之声》的旅行团,你也可以在老城中徒步完成一个小时的《音乐之声》。其中有《充满自信》歌曲中展示的莱西登范广场,还有特拉普一家演出的音乐会场地费尔林雷特拖勒。特别是在影片中达到高潮时,他们一家为了躲避纳粹的追

赶而藏身的圣彼得教堂墓地都可以现场去看一看,与影片中毫无二致。

这就是《音乐之声》和萨尔茨堡的故事。一部并非为宣传城市而拍的经典电影,最终却使得一个原本经典的城市变得闻名于世界——萨尔茨堡的美丽奠定了《音乐之声》的成功,而《音乐之声》的成功,也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萨尔茨堡的美丽。如此的天作之合,既是世界电影史上的传奇,又是世界城市形象宣传上至为成功的案例。

行文至此,我们终于讲完了发生在萨尔茨堡这个舞台上的几段精彩的事,以及那几个精彩的舞台。如果总结一下,那就是一种资源,两位天才,两部电影和一个节庆。同时还讲过一个主教的故事。等剧目介绍完了,我们可以好好看看这个舞台——城市本身——如果你已经记住了这里上演过的种种精彩剧目,那么对你而言,舞台中的每一个细节也会变得有格外的意义。正如如果你是一个懂骆驼的人,看沙漠也就有了生气。

## 精彩不断的萨尔茨堡

事实上,萨尔茨堡这个舞台本身也是极为精彩的,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三个山头,两座宫殿以及一条有趣的街道。

作为一个研究城市的人,我到了每个城市都很爱拍照。其中,最爱拍的角度是俯瞰,因为这种角度的照片对研究城市来说是最有用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萨尔茨堡对于我而言,是一个极为幸福的城市。因为在这里,你可以拍出三组完全不同的俯瞰照片,因为这个城市是分布在几个山头间的丘陵城市,而至少有三个山头,可以让你作为欣赏这个城市的看台。更重要的是,从三个角度看到的萨尔茨堡,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精彩。

作为一座山城的萨尔茨堡,市区内主要有四座山:要塞山(542米)、蒙西斯山(540米)、莱恩山(511米)和卡布纳山(640米),也正是由于这几座绿化得极好的山丘,使得萨尔茨堡成了欧洲绿化覆盖率最高的中心城区。而其中可以作为观景台的主要是前三座山,名气最响的当然是要塞山,因为山头上坐落着一座城堡,就叫萨尔茨堡城堡。这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标志。城堡长250米,最宽处150米,是中欧现存最大的一座要塞之一。

能把萨尔茨堡拍成仙境的是莱恩山,在这座山头上拍照的最佳时间是早晨。在萨尔茨堡的西岸,在巴尔木桥和缪纳尔桥之间,有一个不太起眼的门廊。门廊进去是一个穿越山体的观光电梯,登梯而上,便来到了一个设计风格极现代的现代美术馆。大概因为这座美术馆的风格与萨尔茨堡的老城不太一致,所以多数游客并不会到这里来。但这里的美术馆外有一个露天平台,绝对是拍摄萨尔茨堡的最佳角度(不是之一)。从这里向东望去,在两山夹一川的格局中,萨尔茨堡新老两城沿萨尔河舒展开来。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是巴洛克式的建筑。我们不光应该感谢曾经统治过这座天主教王国的那些主教,同时也应感谢那位在二战后期,未曾抵抗就交出了城市的德国上校(他的名字叫做汉斯·莱普尔丁格),他们是共同努力,才使如此之多的巴洛克风格建筑,在这样一片不大的土地上被建造被保护,使得萨尔茨堡得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巴洛克艺术宝库之一。如果你的相机镜头够好,能够清晰地表现石材质感的话,那你就就会发现,从莱恩山的这个角度拍过去,山下这群巴洛克建筑,的确是石头和石雕的艺术。更为重要的是,从莱恩山向东望,可以看到萨尔茨堡东侧的山外青山,而且这些青山常常是烟雾缭绕,这是真正的人间仙境。青色的山,白色的云,蓝色的天,灰色的建筑,人间最和谐的图景也莫过于此。看着朵朵白云悠悠地从天上走过,你会懂得,它们已从这里悠然地走了千百年,从来不会变。或许云走过的地方,大都变了很多,但萨尔茨堡不会变,过去不会变,将来也不会变……

(下转03版)